

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 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

許東海^{*}

摘 要

李德裕首次罷相後所撰辭賦的特殊意義，除作為放逐南楚之情志見證外，辭賦又是此次貶謫期間的主要書寫文類，對於李德裕宰相人生之研究課題誠然別具特殊意義。李德裕的辭賦創作，主要密集於初次罷相期間，其中大體以南楚風物為其主要題材，具體涵蓋當地山川地理、歷史遺跡與動物、植物、器物等。本文主要藉由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的重新審視，探索李德裕罷相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困境隱喻。

關鍵詞：辭賦、唐代、宰相、李德裕、香草美人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Travels to Southern Lands and the Conversation of Self and Object -- Li Deyu's Exile and the Metaphor of Plight in his *Ci/Fu* Writing

Hsu Dong-Ha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Li was exil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writing not only became a testimony to his emotions and aspirations, but it also became the main style of his writing. These writings provide an extra layer of meaning for Li's life background. His writing focuses on his experience of being exiled. The themes in these works include landscape, historical remains, animals, plants, and objects of the South. This paper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 plight metaphor in Li's works that were written during his exile through the themes of travels to southern lands and the conversation of self and object.

Keywords: *Cifu* Writing, Tang Dynasty, Prime Minister, Li Deyu, *Xiangcao Meiren* (The Beauty and Fragrant Grass)

南國行旅與物我對話——李德裕罷相 時期的辭賦書寫及其困境隱喻

許東海

一、緒論

據今傅璇琮先生等學者整理之《李德裕文集校箋》，其中詔敕、奏議、論狀、碑、贊等等大量應用文書外，其文章功業之美，固然由此具見，其流露於詩賦雜文之間等深具文學性的書寫，對於李德裕宰相人生之研究課題，誠然別具特殊意義，藉由這類文學作品的探索，可以進一步深入洞燭其宰相功業與宦海浮沉交替下的人生思考及自我凝視，至於李德裕首次罷相後所撰辭賦的特殊意義，除作為放逐南楚之情志見證外，辭賦又是此次貶謫期間的主要書寫文類，其中包括〈再至江南四首〉、〈袁州八首〉、〈北歸六首〉等二十五篇辭賦，約佔李德裕今存三十二篇辭賦的四分之三強，為其現存賦作的主要創作時期。謫居南楚期間，除這三十二篇辭賦外，唯見零星的詩文三篇。故李德裕的辭賦創作，主要密集於李德裕於文宗大和 8 年末（834）迄至開成元年（836）北歸洛陽的初次罷相期間，其中大體以南楚風物為其主要題材，具體涵蓋當地山川地理、歷史遺跡與放臣生活所見動物、植物、器物等。

從辭賦文類向來重視鋪采摛文，「體物寫志」的書寫傳統觀之，李德裕辭賦固亦不乏豐富的詠物賦篇，作為其罷相南楚生涯裡，追憶前塵與鑒往知來的心靈沈澱載體，藉由大量且密集的辭賦書寫，李德裕展開宰相浮沈人生的文學行旅，其中依循其李唐國境之南的謫遷動線與風景巡禮，召喚以屈〈騷〉為中心的南楚空間想像與文化記憶，從而藉由香草美人的傳統隱喻，進行千載而下的古今士臣對話；而以屈原為代表的楚〈騷〉文學，無論創作精神與藝術成就，對於後代中國文學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啟迪與影響。尤其是以「香草美人」為主的創作特色，一方面既成為楚

〈騷〉比興藝術的主要代表，又同時體現出作者屈原對於當代社會、家國的政教關懷，以至於創作主體的內在情志與精神面貌。是故東漢王逸說：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嬋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虯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人。¹

另一方面，李德裕辭賦除與屈〈騷〉書寫同步交集之外，亦不乏變創異趨，其中固然經由漢魏六朝以來大量而豐富的詠物書寫，開拓題材，百態紛呈，或如漢賦重視體國經野與仁義諷諭之宏旨，或迄至六朝以下婉轉抒情，巧麗綺靡，又往往呈現貴游氣息，同題共作，形式上趨向詩賦融合²，基本上成為唐代詠物賦書寫的主要歷史淵源與借鑑經典，但唐代賦家在此傳統之上更趨廣泛而多元，其中以宰相身分，並歷經貶謫困境，並且又主要藉由豐富辭賦書寫，展現面對宰相生涯空前巨變與困境之下的獨特物我觀照及逐臣凝視，應以李德裕最具代表性。此外，向以經濟與文章兼備具美的李德裕，又如何藉由辭賦書寫隱喻其人生困境，同時從中映現作者看待辭賦書寫的重要文化意蘊，甚至涉及作品中所指的中、晚唐進士科考與當代士風，諸如此類命題，誠乃李德裕罷相南楚期間所撰辭賦值得深入探索與關注者。基於上述觀照，本文嘗試藉由辭賦之考察，並具體以他罷相南楚期間花木與器物為主的物我書寫，並同時藉由以南楚的文化空間記憶，探索唐代名相李德裕辭賦中承傳之外的情志脈動及困境隱喻。

二、宰相初謫與南楚重遊：〈再至江南四首〉之困境意涵

李德裕於唐文宗大和 7 年（833）時，以兵部尚書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職

¹ 參見漢·王逸：〈離騷經章句〉，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頁 3。

² 參見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第四章第二節，頁 122。此外，有關魏晉詠物賦之研究變遷，可參見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有關詠物與宮體、詩賦融合現象可參見許東海：《庾信生平及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頁 69、114。

銜，初登宰相之位，即嶄露頭角，頗具政績³，次年十一月（按：根據校箋年表為十一月）即因鄭注、李訓與宦官王守澄之合謀，致為李宗閔（?-843）所取代，故本年冬李德裕首度罷相，並斥出為鎮海軍節度使、浙西觀察使，不復兼平章事之職。題為〈再至江南四首〉的〈通犀帶賦〉、〈鼓吹賦〉、〈白芙蓉賦〉、〈重臺芙蓉賦〉，即撰於大和 8 年冬至 9 年孟夏（834-835），李德裕出任浙西觀察使的期間。

〈再至江南四首〉辭賦系列，為現今李德裕作品中可以見其當時情志風貌的文本，以他宰相人生的宦海浮沉及時命而言，應具空前的挫折與震懾意涵，而這一系列辭賦題為〈再至江南〉，乃緣於穆宗長慶 2 年（822）曾初次出鎮浙西，至此時已歷經十二年左右。長慶（821-824）初年之出任浙西固亦出自宰相李逢吉（758-835），之排擠，遂致牛僧孺捷足先登相位，李德裕失之交臂，固不能無憾，然而，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卻以浙西卓炳之政績，成為大和登相的重要鋪墊，面對文宗大和 8 年的罷相，意義固自殊異。〈再至江南四首〉乃十餘年後因南楚罷相之事，再度出鎮浙西之作，其中主要之困境隱喻意涵如下：

（一）南楚鼓吹與罷相悲調：〈鼓吹賦〉之困境隱喻

由於重新出任浙西觀察使前後，背景的差異，大和 8 年冬（834）的宰相外放，對於「風景舊曾諳」的李德裕而言，長安到浙西的空間流轉，倍增今昔殊懷之感，於是藉由樂工及曲調之追憶與再現，鋪陳其繁華凋零與壯志鏖羽的宰相淪落情懷：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為此賦。⁴

據《新唐書·李德裕傳》所載：「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之娛」⁵，李德裕並非耽嗜酒宴聲色之人，然而從其〈鼓吹賦〉可以略窺他對於樂曲並非絕耳拒賞，而是

³ 參見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德裕年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 767-768。其時主要政績有三：改革朝政、破李宗閔（?-843）並出楊虞卿等人為州刺史，進用李回、鄭覃、沈傳師等幹才之人。

⁴ 唐·李德裕：〈鼓吹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卷 1，頁 403-404。

⁵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6），卷 180，頁 5343。

別有抉擇，進而成為其宰相遠謫悲思的情志寄託：

追昔吳會之年，思為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居而在望。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每聞茲樂，心焉猶尚。爰有僊童，穎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發中，繁會曲折，變態不窮，交邁爍電，揮手成風。或累發而辟隱，或徐弄而從容。管孤引以噉噉，鼓輕投而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樹而並吹。見鵬鶚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⁶忽疑朔雁叶於寒煙，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狼羊鬪角，奔兕相觸，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於寒竹。其終也，如風飄暫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子衿青青。今我來思，突而弁兮。諒昔人之多感，觀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親好之長睽。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見，慨《悲翁》之蕭索。⁷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於哀樂。乃知孔將於此鳴蛙，陸反思於唳鶴。彼衰退於憂傷，並榮華之昭灼。⁸

由此觀之，李德裕前後出鎮浙西，哀樂之情迭代輾轉，賦中樂曲世界不僅成為宦海浮沉的人生寫照，同時又是宰相浮沉心聲的書寫隱喻。⁹

（二）芙蓉謫凡與屈〈騷〉對話：〈白芙蓉賦〉、〈重臺芙蓉賦〉之困境隱喻

作為罷相後江南重遊的最初創作，〈再至江南四首〉辭賦，不乏藉由香草美人的屈〈騷〉抒情範式，代言遭罹放逐與遇合瞬變的宰相愁思，及憂遊交錯的惆悵情懷。於是南楚孟夏的芙蓉鋪陳，遂為重蒞南楚，遠颺京朝的君國之思與士臣自我凝視的重要隱喻，從而展現辭賦與屈〈騷〉之間，歷史、地理與人文三者間，時空對話的

⁶ 據原注，謂：「〈鵬鶚爭〉、〈壯士怒〉皆鼓吹曲名」，見〈鼓吹賦〉，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4。

⁷ 據原注，謂：「〈所思〉、〈悲翁〉並曲名」，參見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4。

⁸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4。

⁹ 李德裕似偏好悲壯高籟之音，例如今存寶曆元年（825）秋，〈霜夜對月聽女童薛陽陶吹簫歌〉詩作殘篇謂：「君不見秋山寂歷風飄歇，半夜清崖吐明月。寒光乍出松篠間，高籟蕭蕭從此發。忽聞歌管吟朔風，精魂想在幽巖中」，與其〈鼓吹賦〉所述和鎮浙西之樂風取向，大體彼此契合。

主要情志網絡。

〈再至江南四首〉中〈白芙蓉賦〉與〈重臺芙蓉賦〉兩篇，皆以南楚之芙蓉為題，為宰相遠謫南楚的主要情志隱喻，亦展開後續香草美人之旅的首要題材。屈原在〈離騷〉中書寫初遭楚王遠疏時，固已正式肇建其香草美人隱喻的書寫譜系，其中芙蓉比興誠為其中重要的情志符碼，並且體現為異於世俗的非常服飾取向：

攬木根以結芷茝兮，貫薜荔之落蕊。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¹⁰

芙蓉既為屈原〈離騷〉書寫「執履忠貞而被讒邪」，與其「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¹¹的重要代表意象，並為其內美好脩的自我情志指涉，然而楚騷怨君自悼之意，與美人遲暮之憂，亦在此賦篇不時流露。以此觀照李德裕〈白芙蓉賦〉與〈重臺芙蓉賦〉：

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披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菖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¹²

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¹³

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韡韡，翠葉小而田田。願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乃為歌曰：吳山秀兮烟景媚，因淑女兮感斯瑞。蓮雖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代不留，獨含情兮託茲地。¹⁴

藉由芙蓉的內美好脩及遇合不再的感慨繫之，李德裕以芙蓉為題的這兩篇辭賦，重現屈〈騷〉香草美人忠怨之思，隱喻其罷相遠謫南楚的情志。據上所述，前此李德

¹⁰ 戰國·屈原：〈離騷〉，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17-24。

¹¹ 戰國·屈原：〈離騷〉，參見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3。

¹²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 1，頁 406-407。

¹³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 1，頁 408。

¹⁴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 1，頁 408-409。

裕初鎮浙西於長慶(821-824)、寶曆(825-827)之際，當時亦遭朝中李逢吉(758-835)所擠斥，故而錯失登相之機，固亦不免悵然，然而李德裕以他奮發精進的幹才練明，政績卓著，終以枯木逢春之姿，醞釀日後重返京邑，再登宰臣的人生高峰。而他前此初鎮浙西歷時八載，傳世之作亦不乏其數，但其中既多上呈朝廷之奏狀文書，其餘詩文亦未見如是賦篇的放逐怨思或香草美人書寫，據此亦可資佐證〈白芙蓉賦〉、〈重臺芙蓉賦〉濃厚而集中的香草美人之思，應與其此次遠謫南楚的宰相淪落際遇息息相關。換言之，以辭賦為體，以芙蓉為題的南楚鋪陳書寫，其本質上適成李德裕初罹宰相遠謫的主要情志符碼，並且上與屈原〈離騷〉香草美人之思展開古今貞臣對話的文學見證。

李德裕〈再至江南四首〉的芙蓉書寫，固然成為其宰相生涯首逢挫折的情志隱喻，並重現屈原〈離騷〉香草美人的貞臣身影。然而〈白芙蓉賦〉、〈重臺芙蓉賦〉並非僅止於屈〈騷〉書寫傳統的複製與再現，其中復展現同中有異的變創敘寫特色。

李德裕兩篇以芙蓉為題的辭賦，所展陳的屈〈騷〉對話，首在針對屈〈騷〉天界書寫的變創處理。屈原在〈離騷〉後半篇，展開周遊天界的遠征之旅，並以「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¹⁵的情志，鋪陳遠遊求女之君國忠貞及憂思隱喻。其中天界書寫誠為屈原情志的重要隱喻，若從「賦者，古詩之流也」¹⁶的文學譜系而言，此一天界上征書寫，基本上亦為古詩「側隱之義」¹⁷本質的辭賦演繹，並進一步展現由憂而遊的書寫隱喻。¹⁸然而李德裕兩篇芙蓉辭賦雖大體沿襲屈〈騷〉香草美人的經典論述旨趣，賦篇亦皆不乏天界敘寫，卻將屈〈騷〉上征天界的抒情隱喻，轉換為天界謫降的罷相指涉，而主角人物亦由屈原易置為芙蓉：

由是南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裾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

¹⁵ 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35-37。

¹⁶ 漢·班固：〈兩都賦序〉，參見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頁311。

¹⁷ 參見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詩賦略》（臺北：鼎文書局，1976），卷30，頁1756。其文謂：「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詞，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諭，咸有側隱古詩之義。」

¹⁸ 參見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導論》（臺北：學生書局，1996），頁9。

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¹⁹

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²⁰

兩賦一致著墨於芙蓉之內美脩能，卻不幸由天界謫降人間的錯位書寫旨趣，顯然並非出於作者偶一問及，而應視為李德裕由京城罷相遠謫南楚的時命指涉。其中所謂天界，應是指涉天子朝廷而言；而天意所屬誠難測知的敘寫，及淑善脩美未獲君知的感嘆，一一化身為李德裕登相長安，終為李宗閔等群小朋黨所讒斥的文學隱喻，並且從其賦篇所謂「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及「在靈境而何降？」云云的情志告白，大體亦可略窺他當時對於日後能否重返京邑並相輔天子一事，並未有所企冀，並且深覺在君威難測，加上缺乏群僚輿援的困境下，前途一片迷惘，於是南楚芙蓉風景世界的鋪陳，既是宰相南楚謫放的書寫見證，同時又是其憂、遊唱和的宰相人生隱喻。

南楚芙蓉的辭賦鋪陳，在屈〈騷〉中化身為內美好脩的貞臣身影，所謂「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然而李德裕的芙蓉諸賦，卻不乏進一步的書寫變創及情志深化，其中的芙蓉遊賞書寫段落，固然仍可視為屈〈騷〉貞臣美士指涉的情志演繹，然而屈〈騷〉並未似李德裕賦大肆鋪寫其遊賞情愜及花事風情，例如：

余乃鼓輕柁，入澄瀛。度柳杞，越蘭蘅。裴回容與，放志遺榮。近汀洲而菱密，出蓮徑而潭平。飛鸕鶿，起鷓鴣。揮水珠而濺葉，動波紋而抗莖。傳羽卮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憩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無夕靄。又如游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蓮於湍瀨。舒蘊藻以為席，倚立荷以為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會。²¹

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疊映崑峰。祭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

¹⁹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6。

²⁰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8-409。

²¹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6。

之，若桂裳重複，鬱撓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萋萋之眾色，挺嫋嫋之修莖。泣清露以濯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²²

如是的鋪張揚厲，如同重現一幅江南采蓮的美麗畫卷。古今采蓮辭賦之撰，初唐四傑中王勃〈采蓮賦〉允為經典，而李德裕芙蓉辭賦的此段書寫脈絡，大體不乏王勃賦的基本範式，尤其在賦末歌曰一段的形式與旨歸的相契：

餐素實兮吸絳芳，荷為衣兮芰為裳。永潔己兮丘壑，長寄心於君王。且為歌曰：榮華息，功名惻。奇秀兮異植，紅光兮碧色。稟天地之淑麗，承雨露之沾飾。蓮有藕兮藕有枝，才有用兮用有時。何當婀娜花實移，為君含香藻鳳池。²³

悵霄路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披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為歌曰：秋水闊兮秋露濃，盛華落兮歎芙蓉。舊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²⁴

然而王勃〈采蓮賦〉頗申君臣遇合之思，李德裕賦中則進一步結合其罷相南謫之歎，此其同中殊異之處。

李德裕辭賦的芙蓉書寫另一變創，乃為獨揭白芙蓉與重臺芙蓉二者，異於南楚一般芙蓉的超俗拔群美質，例如：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²⁵

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為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羅裾於磯岸。且謂降玄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²⁶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為此賦，以代美人

²²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8。

²³ 唐·王勃：〈采蓮賦〉，《王子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2，頁15。

²⁴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6-407。

²⁵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6。

²⁶ 唐·李德裕：〈白芙蓉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6。

託意焉。²⁷

賦中「獨立而傾城」的白芙蓉與重臺芙蓉的脩美特質，不僅是李德裕忠怨貞臣的香草美人之思，又是君子內美好脩的自我寫真，亦即〈白芙蓉賦〉所謂「惟斯華以素為絢，猶美人以禮防躬」的寓意旨歸。

此外，李德裕辭賦裡的芙蓉，固高揭其高潔真美、獨立不倚的品格與風標，並以白芙蓉之色澤及品類，隱喻「以禮防躬」、「顏如玉兮無冶容」，形塑其香草美人書寫的變創身影，其中亦復不經意流露對於罷相風波裡，以孤介貞臣無力抵擋群邪讒佞的悲思，故〈重臺芙蓉賦〉謂：「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穎。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於寥天」²⁸，卻淪為「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²⁹，的謫降飄零，其中衛國莊姜美而無子之舊典運用，與重臺芙蓉之美而無實及淑而莫傳，宜為指涉朋黨勢眾的李宗閔、王守澄諸人的傾軋擠斥，正如〈白芙蓉賦〉所指「楚澤之中，無蓮不紅」，而「以素為絢」的如玉佳人，既乏譁眾取寵之冶容，何能媚君賞愛、相君輔國，然而所謂賦末歸旨「蓮雖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³⁰，應不乏李德裕罷相之時，朝中朋黨貞邪真相的沉思與深喟，從而展現芙蓉辭賦、屈〈騷〉對話的另一變創意蘊。

（三）體物寫志與宦海規箴：〈通犀帶賦〉之困境隱喻

罷相離京，重鎮浙西的李德裕，於其辭賦篇章裡，除藉由樂曲追憶與屈〈騷〉對話，映現其重返南楚的忠怨情思外，亦復於「體物寫志」的〈通犀帶賦〉流露其宦海驚夢後，居安思危與規箴自惕的罷相餘悸。

此篇詠物賦篇，固然不乏體物之美，然觀其旨趣所在，乃作者藉由巧匠與為政者之間，針對具有金玉雕鏤之美的通犀帶，展現異於常人之不同觀照，從而體現李

²⁷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8。

²⁸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8。

²⁹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7-408。

³⁰ 唐·李德裕：〈重臺芙蓉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7。

德裕罷相遠謫，重返江南的情志脈動。文中首先鋪陳匠人極具巧奪天工的踵事增華及世俗關注：

匠者以他靈可禦邪，光能遠燭，剪截本末，發揮藻縟；砥若礪金，剗如切玉，析以為帶，加之盛服。³¹

所謂「靈可禦邪，光可遠燭」，亦在以此如寶玉之通靈犀帶，具有遠避群邪，長霑光華的神秘異能。然而對於素以君子自持的李德裕而言，美玉珍玩之可貴者，乃在比德，亦在內美好脩之喻，故此賦正文開宗明義即首揭「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其次君子之處世進退有節，故通犀之帶，雖「彼廓落之繁飾，諒無足以侑嗟」，然而作者則更重視體物美德及君子之道：

御之則耐身，褫之則韞積。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何茲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兮如玉氣舒虹，絜兮若晨光爍霞。³²

李德裕〈通犀帶賦〉固然頗不乏標舉君子美德及立身旨要，映現士人與俗匠截然殊異的情志觀照取向，其中亦以孔聖用行舍藏之義深自勸勵，並聊以寬釋罷相南謫的惆悵躊躇，然而考察此賦曲終雅奏的旨歸所在，又不僅侷限於此一意義，按其賦末結語謂：

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莊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聞象則服，防患則微。經侯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³³

其中藉由《左傳》、《說苑》等秦漢典籍所載古代君臣或以珍玩取禍，或謝過揖禍的歷史殷鑑，深自惕勵，然而居安思危及玩物賈禍，固為古今君臣皆宜留意的潛在危機，對於「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之娛」，卻遭罷相斥逐的李德裕而言，必當別有深省之微義，及追憶前憾，以慎戒恐懼的人生沉思。而此又與史傳所載李德裕博學好書，喜於潛思的歷史形象彼此深契：

³¹ 唐·李德裕：〈通犀帶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2。

³² 唐·李德裕：〈通犀帶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2。

³³ 唐·李德裕：〈通犀帶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1，頁403。

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³⁴

所居安邑里地，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³⁵

由上李德裕〈再至江南四首〉辭賦，大體可以略窺李德裕因罷相南謫、重鎮浙西的情志脈動。其中主要運用辭賦文體，並以江南芙蓉為首要書寫題材，從而具體藉由香草美人的《楚辭》書寫範式，展開其上與屈〈騷〉貞臣凝視及放逐沉思的文化對話。其中又以白芙蓉與重臺芙蓉的屈〈騷〉變創，化身為李德裕獨立不倚及罷相悲遇的情志隱喻。其次，〈鼓吹賦〉裡今昔榮衰哀樂的對照，及〈芙蓉賦〉裡瀟灑忠怨迷情，時遇無由的放逐悲思裡，隱約又潛伏著李德裕意圖藉由江南采蓮的辭賦書寫裡，觸探其罷相南楚後「放志遺榮」的人生沉思及未來可能。〈再至江南四首〉撰寫時間居末之〈通犀帶賦〉，則在深刻映現其平生精擅沉思及以歷史人物禍福安危為鑑戒的作者身影之餘，似乎亦略窺其罷相困境與情志脈動之漸次轉折。這些賦中由放逐而生感傷，至感傷、沉思彼此糾纏周旋，終轉換為君子朝乾夕惕與達人應物卷舒的「體物寫志」書寫，不僅大體得以勾勒李德裕罷相南楚放逐之初的情志取向及嬗遞脈動，又進一步成為其再貶袁州後，所撰大量辭賦的書寫發軔及情志基因。

三、罷相輓歌與逐臣諷諭：〈斑竹管賦〉之困境隱喻

李德裕〈斑竹管賦〉的體物寫志，旨在藉放臣視角書寫筆管，或許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出詠物賦之慣常書寫，然而作者卻頗渲染取材湘妃竹的情志意蘊。屈〈騷〉中的天界遠征始於「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從而以「跪敷衽以陳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³⁶，映現屈子之貞士放臣身影，而取材於蒼梧舜帝南征及二妃泣

³⁴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 180，頁 5342。

³⁵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 180，頁 5343。

³⁶ 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 33-36。

思成斑等南楚傳說的〈斑竹管賦〉，固未偏離其「自我放逐，塊然巖中」³⁷的香草美人放臣情思，然而他變創屈〈騷〉之書寫關鍵，乃在將涉及〈九歌〉湘君與湘夫人傳說中思舜帝的斑竹之泣及怨戀情深，一一轉化為李德裕賦中之香草美人隱喻，於是〈九歌〉神話愛情的書寫題材，翻轉而為寄託放臣之君國憂思：

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洒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³⁸

於是湘君、湘夫人的愛情神話悲劇，轉化為李德裕放臣身影的自我隱喻。其次，又在此觀照下，進一步展開其辭賦書寫及南楚鋪陳的情志告白：

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³⁹

由是觀之，李德裕平生辭賦書寫之集中於袁州前後，固與此事攸關，並且現身說法地揭櫫有於君國憂思的撰寫動機，故稱：「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然而大量袁州辭賦誠然並非遊戲筆墨，而是上契《詩經》變風與屈〈騷〉旨趣的體物寫志；換言之，從其袁州辭賦書寫審視〈斑竹管賦〉，固為李德裕與屈〈騷〉間古今貞士放臣的情志對話，然而此賦之歸旨，卻又深具變創書寫特色，體現其與屈〈騷〉之情志異趨：

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子張得之以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⁴⁰

其中流露李德裕對於南楚謫放杳然無期的內在焦慮，並且映現其殆將終老於典籍文章的放臣生命憂思。據上所述，李德裕以謫臣書寫為其基調的袁州辭賦，固屢見屈〈騷〉香草美人的隱喻身影，卻每每出之以情志變創，從而展現與屈〈騷〉交集之

³⁷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³⁸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³⁹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⁴⁰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外的異趨風貌。

李德裕初遭罷相南謫的辭賦書寫，儼然成為他被迫遠離京都長安，飄流李唐國境之南的逐臣告白與情志顯彰，於是濃密深刻的屈〈騷〉身影遂一一映現出，李德裕此一時期空間記憶與文化想像的心靈隱喻，並且如是恍若由天上謫落人間的罷相書寫，不僅淋漓盡致地藉由以「香草美人」為代表的屈〈騷〉書寫傳統，作為與前賢同銷萬古之愁的共同對話符碼外，李德裕密集而且幾乎採取辭賦文體的創作取向，更映現出空前乍現的官海驚濤及人生巨變，以及重返南楚的大唐士臣之心靈震懾與文化召喚，由是觀之，從以辭賦為主要創作取向的文體策略，其實應可視為李德裕南楚罷相及仕途浩劫的另一書寫隱喻，故徵諸他在袁州所撰的〈斑竹管賦〉，除述及斑竹筆管及「資於翰藻」的詠物表層敘寫，如序文所謂：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為小賦以報之。⁴¹

此賦作為另一攸關賦家「體物寫志」的終極旨趣，誠在藉由「彤管有煒，列於詩人」⁴²的文化回顧，展現罷相南謫的古代詩人情志，於是上溯《詩經》到《楚辭》的文體流變歷史，遂化身為李德裕〈斑竹管賦〉等等南楚辭賦系列的文體策略的深層依據及文化底蘊，乃至於逐臣與詩人身分表裡複合的書寫隱喻：

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⁴³

如此闡明辭賦書寫與傳統《詩》學的文化內在精神脈絡，既儼然映現李德裕罷相南楚的心靈脈動，亦復流露其面對如是人生巨變的逐臣沉思，換言之，藉由〈斑竹管賦〉的書寫論述及以古詩人為典範的情志告白，大體亦可以略見淪落大唐國境之南的宰相，面對未來是否得以重返京城長安不確定性之際，開始思考如何尋求超越當下困境的人生出路。由是觀之，若就此賦所揭示的另一重要意蘊，復在李德裕藉由辭賦的文學探源及文化觀照，展開其南楚罷相書寫另一主題：從逐臣到詩人的身分

⁴¹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⁴²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⁴³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論述，及宰相人生的重新定位。其中宰相到逐臣的宦海浮沈及身分異動，就他本質而言，乃是身不由己的被動承受，然而相形之下，詩人職志及儒士圖像的自我定位，則為源自文化道統及用行舍藏之旨的主動抉擇與承擔，此不僅成為李德裕體物寫志的重要論述旨歸，同時更是他面對罷相南楚困境之當下人生思索，故賦末作者乃歸旨於終卷墳典與寄情文章的儒士風儀：

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子張得之以書紳。惟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⁴⁴

其中既為李德裕罷相南楚困境的情志圖像與人生探索；另一方而言，亦復映現作者對於是否得以歸返長安重見天日的逐臣焦慮。然而李德裕的謫放焦慮，固然深植於前所未有的罷相打擊，有如天壤之際不幸謫落的抑鬱困惑，或餘悸猶存，或自暴自棄，或不乏自悼與憤懣彼種種複沓糾葛，但就他所傳世的這一系列辭賦作品考察，李德裕念茲在茲者，顯然更集中於其貞臣美士的自許自負，及如南楚嘉木芳卉般的歲寒後凋與嚴霜傲骨，故筆下的南楚植物如斑竹、柳栢、芳卉等，每每可見作者瀟漫香草美人情思的屈〈騷〉書寫身段，例如〈斑竹管賦〉即以鋪陳舜帝及二妃的淒美傳說起興，進而轉化為貞臣美士南楚放逐的悲慨，從而對照出斑竹與逐臣互涉互歧的命運取向：

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兮日遠，撫瑤琴兮怨深。洒思累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逐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泰初憂而絕筆，殷浩默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昔漢代方侈，增其炳煥。……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⁴⁵

其中以南楚斑竹彤管之美，惜其不為炎漢盛世所賞，相形之下貞臣美士之才德，反淪落天涯，飄流瀟湘，竟放逐山巖，然而斑竹之筆猶自如此，則作者之罷相南楚，儼然於斑竹喻貞臣的屈〈騷〉香草美人隱喻之外，復延展變創而為一篇貞臣美士不

⁴⁴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⁴⁵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如南國斑竹的逐臣諷諭與罷相輓歌。

四、楚客幽賞與貞士沉思——〈二芳叢賦〉之困境隱喻

李德裕袁州辭賦之體物寫志，大體皆取材於南楚當地的山水風物，從而展開其謫遷書寫。其中不乏大量借力於屈〈騷〉之經典範式，再現香草美人之思，此起彼落的南楚花木禽鳥書寫，乃一一化身為李德裕放臣情志鋪陳的重要隱喻，尤值得關注者，則是不少這類以香草禽鳥為題的賦篇，並未膠柱鼓瑟地成為屈〈騷〉的仿古複製品，例如〈離騷〉中的花木書寫，固然不乏「君子／小人」的比興意涵，以表現屈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⁴⁶的君子風範外，也指涉著一種文士不遇的內在情懷，故〈離騷〉說：「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⁴⁷因此透過花木比興的藝術技巧，屈〈騷〉中也深刻地展現才士不遇的主題，因此，作者頗著意於突破屈〈騷〉香草美人的傳統比興意蘊之外，注入新變的觀照元素，展現李德裕袁州辭賦的另一屈〈騷〉變創面向，從而延展而為作者袁州時情志轉化及脈動之一重要具體註腳。其中〈二芳叢賦〉、〈斑竹管賦〉皆為其例。

〈二芳叢賦〉乃緣作者「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黃躑躅，春晚敷榮，相錯似錦。因為小賦，以狀其繁麗焉」⁴⁸，故此賦頗肆意於二芳之麗質婉倩：

一則含情脈脈，如有思而不得。類西施之容冶，服紅羅之盛飾。復似朱草發其英蕤，長離奮其羽翼。一則凝思悵悵，若將翺而未翔。疑羸女之性情，嬌鬱金之薄粧。又似黃星爛於霄漢，瑞鵠來於建章。彼紅榮之曄曄，麗幽叢而有光。其舒焰也，朝霞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雪床。⁴⁹

⁴⁶ 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

⁴⁷ 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8。

⁴⁸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4。

⁴⁹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4。

賦中於山石榴、黃躑躅二芳，謂「如有思而不得」與「若將翱而未翔」，宜乃作者自述「楚辭放臣」，並興發貞臣忠國之思的香草美人指涉，此為承傳於屈〈騷〉範式之處；然而〈二芳叢賦〉的變創，乃相對於「善鳥香草，以配忠貞」的屈〈騷〉比興，主要敘寫君子群賢之困境自潔，抑或終告萎絕蕪穢⁵⁰，從而成為貞臣悲劇及放逐追憶的重要指涉，李德裕此賦中的二芳叢，則化身為放臣自適及生命啟示的香草新變隱喻，例如：

鶉鴝鳴矣，眾芳已衰。美嘉木之並植，惜繁榮之後時。⁵¹

則標舉其異於眾芳衰萎之傲岸卓絕，及歷久彌堅，乃至大器晚成的君子意蘊與生命韌度；換言之，〈二芳叢賦〉中的香草書寫，基本上已然超脫屈〈騷〉的悲劇意象，從而由傳統追憶意涵，轉化為君子俟時而後出的生命展望。於是此賦中的香草鋪陳，乃由屈〈騷〉「楚澤放臣」的原始觀照，逐步轉化並演繹而為「小山遊客」的文化身段，並且由此展現二芳書寫異於屈〈騷〉香草比興的變創意蘊：

彼緗葉之粲粲，隱眾葉而閑芳。其繁姿也，時菊之被秋霜；其秀色也，鳴鸛之集萸楊。由是楚澤放臣，小山遊客，厭杜蘅之藹靡，忘桂花之潔白。玩此樹而淹留，倚幽岩而將夕。⁵²

其中屈〈騷〉之杜蘅、桂花等香草竟一一轉換為作者嫌厭遺忘的對象，取而代之者，則為「春晚敷榮，相錯似錦」的二芳，從而映現此賦在屈〈騷〉書寫傳統之下，漸次跳脫轉化的香草隱喻變創。然而作者於賦篇中大肆鋪陳的二芳風華，固然不乏「楚澤放臣」的舊有指涉，卻也同時藉由其繽紛絢爛的香草風情，改寫屈〈騷〉裡以生命悲秋為基調的香草書寫指涉，從而以「春晚敷榮」的浴火重生之姿，探索香草隱喻可能的書寫變創，及放臣文化嶄新的文化意涵。

由是觀之，〈二芳叢賦〉的新變香草意蘊，既緣「小山遊客」的仙道文化元素之融入，對屈〈騷〉傳統之香草書寫基調，產生另類變創，因而此賦曲終奏雅的情志

⁵⁰ 參見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14-15。按〈離騷〉謂：「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

⁵¹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4。

⁵²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4。

取向，顯然又與屈〈騷〉分道揚鑣：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⁵³

嗟衰老之已遽，念流芳之可惜。況鱗悲失浪，羽畏虛彈。有楊朱之危涕，無越石之暫懽。……思欲揖金膏而駐魄，攀珠樹而輟飡。顧人間之華艷，何足幽賞而盤桓。⁵⁴

李德裕〈二芳叢賦〉的書寫旨趣，既遠溯屈〈騷〉的香草美人之思，卻又意圖以他變創觀照，改寫此一傳統書寫譜系，進而作為其袁州謫遷的放臣情志出口，於是〈二芳叢賦〉的變創，亦儼然化為以香草隱喻為徑，從而映現李德裕由追憶至跨足〈遠遊〉的放臣心路見證。

五、宰相寫真與京城想望——〈柳栢賦〉之困境隱喻

李德裕辭賦的南國植物書寫，頗傾情於上文所述貞臣美士與香草美人互涉的屈〈騷〉傳統，其中尤好高揭其「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的「具美」形象，儼然猶津津得意於自我昔日登相廟堂的當仁不讓，因此無論上引〈斑竹管賦〉，或以柳栢為題的植物賦篇，皆不乏標榜華實相扶與文質彬彬的「具美」特色，例如：

表貞潔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截以成管，因天姿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⁵⁵

予嘗歎栢之為物，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松栢相映。獨此郡有柳栢，風姿濯濯，宛若萋楊，而冒霜停雪，

⁵³ 戰國·屈原：〈離騷〉，宋·洪興祖：《楚辭補注》，頁67。

⁵⁴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4-435。

⁵⁵ 唐·李德裕：〈二芳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四時不改。斯得謂之具美矣。⁵⁶

由是觀之，〈斑竹管賦〉與〈柳栢賦〉裡的南楚植物書寫，固然深刻展現屈〈騷〉香草美人的傳統書寫身段，及貞臣美士的逐臣身影，但李德裕顯然更作意標榜其華實相扶與文質彬彬的才德具美特質，如此特予聚焦與關注的具美特質，既為李德裕罷相南楚的風物觀照，更是他一向自豪的自我寫真，而史家筆下的李德裕行誼亦可作為參證，例如：

德裕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為。⁵⁷

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⁵⁸

由上引《舊唐書》、《新唐書》李德裕人物傳記的載記觀之，固然以他學術經濟稱譽一時，然同時亦展現他並未以此自矜自足，反之，別開生面地英才翰藻此一文學風采，亦為李德裕平生津津樂道與自許自豪的立言功業，從他本身對於辭賦創作一事之重視，即可為具體註腳：

伏以揚雄云：「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臣往在弱齡，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屬吏職歲深，文業多廢，意之所感，時乃成章。豈謂擊壤庸音，謬入帝堯之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謹錄新舊文十卷進上。⁵⁹

由是亦可見他罷相南謫的這段期間，之所以大量且密集地寄情於辭賦書寫的箇中緣由，除了源自地理想像與文化記憶的屈〈騷〉召喚之情外，亦復得力於他平生對於辭賦的熱衷與賞悅，此外，可見李德裕雖展現平生功業與士臣職志於位登台輔的宰相風範，但對於進可揄揚雍容，退可託喻忠怨的辭賦，顯然亦為作者心中古詩流亞的文章千秋大業所在，故既稱「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外，李德裕也於〈進瑞橘賦狀〉謂：

⁵⁶ 唐·李德裕：〈柳栢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9。

⁵⁷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李德裕傳》，卷193，頁5342。

⁵⁸ 五代·劉煦：《舊唐書·李德裕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105，頁2786。

⁵⁹ 唐·李德裕：〈進新舊文十卷狀〉，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8，頁349。

臣久參綸命，常效雕蟲，仰荷皇慈，輒獻小賦；輕黷宸扆，倍積兢惶。臣有伏見玄宗朝種柑結實，宣付史館，祖宗故事，敢不奏聞。其賦謹隨狀上進，臣不任感恩踴躍之至。⁶⁰

此外，亦不乏藉由獻賦諷諭，著明事君規箴之義，例如作者於敬宗寶曆元年所撰〈丹宸箴序〉謂：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猶是心。……況臣嘗學舊史，頗知官箴，雖在疏遠，猶思獻替。⁶¹

由上述可見李德裕雖以經國濟世的宰輔器業名著青史，然而並未忽略或低估詩賦文類於翰藻美采之外，「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傳統賦學旨諦⁶²，換言之，李德裕的辭賦本質上誠然承傳「古詩之流亞」與「詩人之賦麗以則」的漢代賦學觀照⁶³，因此他雖未嘗如曹丕〈典論·論文〉高揭「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⁶⁴的文化大纛，卻與他晚期所撰〈文章論〉的精神旨歸相符互契：

魏文〈典論〉稱：「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近世誥命，唯蘇廷碩敘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摸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惚恍而來，不思而至。

⁶⁰ 唐·李德裕：〈進瑞橘賦狀〉，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8，頁350。

⁶¹ 唐·李德裕：〈丹宸箴并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8，頁556。

⁶² 梁·劉勰著，陸侃如、牟世金注：《文心雕龍·詮賦》（濟南：齊魯書社，1996），頁159。

⁶³ 漢·班固〈兩都賦序〉謂：「賦者，古詩之流亞」參見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頁271；又漢·揚雄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以賦麗以淫。」參見氏著：《法言·吾子》（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27。

⁶⁴ 魏·曹丕：〈典論·論文〉，收入梁·蕭統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卷52，頁734。

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⁶⁵

其中針對前代流於進求雕藻聲律的歷史文學潮流，可謂不假辭色；換言之，他一方面重視沈思翰藻的詩賦書寫本質，同時則對過度傾斜於浮華風潮，不顧詩人職志的當代文化措施，逕予商榷與改革，例如對於中晚唐之世頗受士流重視的進士科考課目，即反對獨重詩賦，以免士風流於輕靡浮妄，此外，亦倡議進士科加考經義策問，以見務實的行政才能。至於當時進士登第之後曲江賜宴，門生拜座的舊習成例，李德裕於宰相執政期間，痛下針砭，大力指責。⁶⁶由是觀之，李德裕並非根本上非理性地以自我門第立場或成見，反對當時進士及詩賦擅美的文章風流，而是認為唯有學術文章與政治幹練「具美」的進士人才，方為李唐帝國重躋中興氣象與政治革新的當務之急，故他於武宗會昌於台輔執政期間，取消進士科每年以二十五人為上限的科考錄取往例，即可為具體而微的歷史佐證。⁶⁷換言之，在這位宰相的心目中，文章之義固不免講究英辭麗藻，然而唯有奠基於美質壯氣的情采具美，方可成就經國大業與不朽盛事的文章旨諦。由是觀之，適與李德裕於學優才練展現宰相功業之外，一生亦「善為文章」之經濟、文章「具美」特質若合符節，而他也一向以此自許自豪。

李德裕經濟與文章具美的宰相形象，一方面與其〈文章論〉所昭揭文學觀照的精神旨趣一貫，因此對於古今文章眾體之中，尤其崇尚英辭麗藻的辭賦，他本人既毫不諱言地宣告「弱齡以來，即好辭賦。性情所得，衰老不忘」⁶⁸，並對於重視詩賦課目之進士科大開門戶，擴增員額，同時倡議增考攸關軍國政治大事的經義策論課目，皆具體展現對以文章擅場的進士人才的重視與善意，基本上並未囿於所謂門第出身之成見，何況他本人平生又頗珍視辭賦文章，因此出現罷楚南相的密集辭賦創作現象，此外，他視辭賦乃「周詩變風」⁶⁹，對辭賦書寫具有揄揚諷諭的詩學觀

⁶⁵ 唐·李德裕：〈文章論〉，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外集》，卷3，頁672-673。

⁶⁶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德裕年譜序》，頁8-9。

⁶⁷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德裕年譜序》，頁9-10。

⁶⁸ 唐·李德裕：〈進新舊文十卷狀〉，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8，頁349。

⁶⁹ 唐·李德裕：〈斑竹管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28。

照，同時也以傳諸名山與昭諸青史等作為辭賦創作的崇高期待，例如他在武宗會昌5年所撰〈瑞橘賦〉之謝恩狀即流露此一見解：

伏以橘性不遷，楚詞所載；聖情封植，禁籞結根，此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應也。玄宗朝種柑結實，亦是乘太平之休氣，道德之仁風，事協祖宗，實光簡冊。臣目觀佳瑞，慙無潤色之工；心感玄猷，莫盡揄揚之美。……擊壤庸音，獲知於皇鑒；雕蟲薄伎，謬列於青編。千古光榮，百生何幸！⁷⁰

〈瑞橘賦〉雖非李德裕罷相南楚期間的創作，然以「橘性不遷」作為「體物寫志」的情志依據，此賦所謂「美南州之嘉樹，受烈氣於炎德。固一志於殊方，遂不遷於上國」，臻至於「豈非天地和同，靈物效祉？去蠻夷之陋，獲近太陽；感王化之盛，更承膏露」，從而續衍出一旦由南楚之地北移京城長安，必將「冰心獨潤，金衣更鮮」，從而寓託國之美士，人才濟濟。可見李德裕此賦乃巧妙鑄鑄屈〈騷〉中〈橘頌〉身影，進而變創改寫，因此〈瑞橘賦〉顯然應更富於「體國經野，義尚光大」的漢賦風範，從而隱喻李唐武宗會昌的中興氣象，亦復展現李德裕經濟與文章兼善並美的宰相器識與風範。

〈瑞橘賦〉的另一值得關注的書寫意涵，乃在此賦橘樹所寓託的文質具美及華實相扶的貞臣形象，成為南楚謫放重返中原京城的宰相人生自我指涉，其中「草木尚爾，況乎人心」⁷¹，即為情志隱喻關鍵，並且藉由南楚風物的辭賦鋪陳，寓寄逐臣貞志隱喻的書寫本質，實與李德裕罷相南楚所撰詠物賦〈斑竹管賦〉、〈柳栢賦〉等如出一轍，其中才德並蔚與表裡一體的南國植物，儼然化身為作者罷相困境下的自我寫真與情志凝視，故如〈柳栢賦〉頗不乏與〈瑞橘賦〉近似的貞美士臣隱喻，例如：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落之有時。感松栢兮得真，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窮節，終秉心而不移。⁷²

李德裕〈柳栢賦〉除揄揚柳栢如楚橘貞志不遷之美外，復標舉同於歲寒松栢後凋之

⁷⁰ 唐·李德裕：〈謝恩所進瑞橘賦宣付史館狀〉，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19，頁373。

⁷¹ 唐·李德裕：〈瑞橘賦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文集》，卷20，頁392。

⁷² 唐·李德裕：〈柳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0。

德操，唯作者以一般的栢樹質而不文，所謂「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唯此郡所見柳栢則華實具美，既有松栢「冒霜停雪，四時不改」之高節，亦復「風姿濯濯，宛若美楊」，從而寓託士君子才德兼備之難得，及遠棄南楚，北望京城的悲思與想望：

嗟呼！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風姿。歎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瓊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曾不得倚樹而泛瑤瑟，攀條而獻蘭芝。慨路遠而莫致，抑毫端而孔悲。⁷³

如此遠託幽根於楚山湘水，儘管「條總翠兮冬轉茂，實垂珠兮秋始繁」的柳栢美植，令作者「惜其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為此賦，以貽親友」，其中由香草美人之思迄至同是天涯淪落之旨可謂躍然紙上。李德裕此賦固不乏以南州柳栢指涉其罷相南楚之悲，然其中屢見申揭的華實具美與歲寒後凋的自我隱喻，誠亦流露其去國懷鄉之際，對於重返京邑的逐臣歸夢，雖不免焦慮，然從其後凋之美的自喻自許，亦可略窺他並未於此頹然放棄，而徵諸李德裕前此初次外任浙西，竟以頗著政績的塞翁失馬之姿，重返廟堂，位登宰輔，乃至於日後結束南楚罷相，並輾轉於武宗會昌再秉相柄的仕宦歷程與歷史事實觀之，其中儼然可見李德裕對於自己經濟與文章兩者具美的自信自得。

此外，李德裕〈柳栢賦〉與〈斑竹管賦〉所隱喻的才德具美風範，可以視為作者自我畫像，然而他中或亦別具當代士風之指涉。按前文所述李德裕基本上並不反對或貶抑進士科考，甚至於增擴進士科考員額，但值得關注者的問題則在他偶議並力行於其中增考經義策論科目，以避免或預防出身進士之臣，嫻熟文章翰藻，卻疏於政治策略及實務的可能與偏失流弊⁷⁴，而他對於當代士流矚目的進士科考容易形成士風澆薄取向，亦不乏其他具體評駁，例如對於新科進士宴會題名的舊例，即頗見微辭：

伏以國家之設文學之科，求貞正之士，所宜行敦風俗，義本君親，然後升於朝廷，必為國器，豈可懷賞拔之恩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謂門生，遂成膠固。

⁷³ 唐·李德裕：〈柳栢賦〉，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別集》，卷2，頁430。

⁷⁴ 參見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德裕年譜》，頁218-220。

所以時風寢薄，臣節何施？樹黨背公，靡不由此。臣等商量，今日已後，進士及第，任一度參見有司，向後不得聚集參謁，及於有司宅置宴。其曲江大會朝官，及題名、局席，並望勒停。⁷⁵

李德裕如是進士科考相關商榷，固然流露出他對朋黨之風的省思，但更重尚華忘實，要者乃在針對當時士風取向而發。若就他出身的背景而言，固非藉由進士明經等科考途徑，而是以他李吉甫宰相門第的蔭補舊例晉身仕途，然而這一客觀背景並非意味著李德裕乃針對出身進士的牛黨諸人的作意仇視或鄙斥，而應主要著眼於進士科考對於當代士風的具體牽動與引領作用，另一方面對於出身山東舊有門第的李德裕而言，擁有在當世之務濡染與鍛鍊的先天優勢，宜其更易敏銳地對照出進士科考對於學術人心趨向浮華的失衡與傾斜，於是上述崇實抑華的進士科考關照，遂成為李德裕力揭君子「後凋」與「具美」旨奧的重要關鍵，而不宜率然解讀為所謂牛李黨爭的論述窠臼，而他平生於經國濟世的宰相器業之外，不僅「好著文章」且「重視辭賦」，皆可見證作者並非反對進士科考詩賦之作，而是深加商榷深囿律則聲病之細，卻忽略「文外之意」與當世之務意義的士風偏失，從而形塑其君子華實相扶與德才兼美的當代士風觀照，由此觀之，這一重要文化內涵，宜為李德裕〈柳栢賦〉及相關辭賦如〈瑞橘賦〉、〈斑竹管賦〉諸篇，由物及人論述宰相風範與士人才德的重要旨奧所在，從而成為作者置身罷相困境，追憶廟堂士風與人才得失，並冀望有朝一日重返京城的重要文學隱喻。

六、結論：李德裕賦的物我對話與困境隱喻

李德裕於文宗大和 8 年末迄至開成元年北返洛陽期間，曾南謫浙西暨袁州等南楚舊地，其中浙西為其二度重臨，背景與心境迥然殊異，所撰辭賦如〈再遊江南四首〉等適為作者初次罷相後重返李唐國境之南的重要情志見證，其中因歷史對於這

⁷⁵ 唐·李德裕：〈停進士宴會題名疏〉，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李衛公集補》，頁 718。

段期間李德裕的相關記載幾乎付諸闕如，因此透過作者的辭賦書寫適足以彌補史學對於李德裕這段期間謫居生活情景，尤其是罷相南楚後心靈世界載記的缺漏與空白。

其次，從作者罷相期間屢以南楚花木風物為題材的辭賦書寫觀之，鮮明的屈〈騷〉香草美人之思，固然成為李德裕對於南楚歷史空間與文化記憶的書寫根據，然而其中頗不乏在題材選擇與情志寓託的不同變創，從而展現變通經典與推陳出新的文學觀照，這些創作取向也與其〈文章論〉中重視學習古人，貴在通變，如「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先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等古今文章論述之旨趣彼此深契。例如兩篇〈芙蓉〉辭賦，就其題材性情色澤與際遇的文學鋪陳，不乏屈〈騷〉之新變妙詮，又如〈斑竹管賦〉結合〈九歌〉中的湘妃故事傳說，作者卻大肆演繹謫臣生涯中攸關文章大業之人生沈思；又如〈柳栢賦〉，雖不乏藉由南楚花木抒發香草美人之思的傳統筆法，但同時亦復聚焦於人材「具美」的自我凝視與當代士風省思。如上創作取向皆有助於管窺李德裕罷相南楚期間，以辭賦書寫取法於屈〈騷〉典範之際，進而取精用宏並重視變創轉化之創作特色。

再者，從李德裕罷相南楚期間集中精力於辭賦文體創作現象，其中頗不乏論及平生文章志業，因此結合其晚年有關如〈文章論〉等涉文學創作之論述，並對照新、舊《唐書》中作者史傳載記，應有助於初步勾勒李德裕關於詩賦的觀照及理念、實踐，並且作為進一步探索他位居宰相之際，對於當代進士科考試賦問題之相關商榷，及相關改革背後的真實原委。因此，一般對於李德裕的政治措施與文章觀照往往未先經由客觀辨析，陷入籠統歸諸牛、李黨爭相互傾軋，囿於黨爭成說及表層推測的舊式思考窠臼，據上所論，顯然值得重新商榷。至於本文上述李德裕罷相南楚辭賦書寫中，有些涉及晚唐士風與詩賦觀照等攸關當時進士科考文化議題，抑或作者因罷相南楚、首逢平生巨變與仕宦困境的人生沉思，從而展現對當代科舉與士風的自我觀照與擇善固執等等，凡此誠然可從中、晚唐名相李德裕罷相南楚書寫中略窺其貌，也值得學界重新關注，同時也是本文關注唐代賦學與史學互涉課題之一具體參考案例。⁷⁶

⁷⁶ 相關李德裕辭賦之筆者論述，容本文不再贅述，另請參見〈宰相辭賦與家族地圖——李德裕罷相時期辭賦之花木書寫及文化解讀〉，《文學與文化》1（2011），頁 25-38；〈李德裕袁州辭賦的動物鋪陳

引用書目

一、原典文獻

- * 漢·揚雄：《法言·吾子》，北京：中華書局，1992。
-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76。
- * 梁·劉勰，陸侃如、牟世金注：《文心雕龍·詮賦》，濟南：齊魯書社，1996。
- 梁·蕭統編：《文選》，臺北：藝文印書館，2012。
- 唐·王勃：《王子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 唐·李德裕著，傅璇琮、周建國校箋：《李德裕文集校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 五代·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5。
- *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86。
- * 宋·洪興祖：《楚辭補注》，臺北：大安出版社，1995。

二、近人論著

- * 李豐楙：《憂與遊——六朝隋唐遊仙詩論集》，臺北：學生書局，1996。
- * 許東海：《庾信生平及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 * 費振剛等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
- * 廖國棟：《魏晉詠物賦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
- * 簡宗梧：《賦與駢文》，臺北：臺灣書店，1998。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與人生沉思》，《南京大學學報》3（2011），頁 60-69；〈宰相·困境·家園：李德裕辭賦之罷相書寫及陶潛巡禮〉，《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2（2010），頁 57-80。

Selected Bibliography

- [Han] Ban Gu. *Hanshu* (History of the Han). Taipei: Ting-wen, 1976.
- Fei Chengang et. al.,. *Quan Han Fu*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Han Rhapsodies). Beijing: Beijing Univ. Press, 1993.
- [Song] Hong Xingzu. *Chuci Buzhu* (Songs of the South, Revised and Annotated). Taipei: Da'an chubanshe, 1995.
- Jian Zongwu. *Fu yu Pianwen* (The Rhapsody and Ornate Prose). Taipei: Taiwan Book Store, 1998.
- [Tang] Li Deyu. *Li Deyu Wenji* (A Collection of Li Deyu's Writings).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 Press, 2000.
- Li Fengmao. *You yu You - Liuchao Suitang Youxian Shilunji* (Grief and Travel -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raveling Immortal Poetry of the Six Dynasties and Sui-Tang Dynasties). Taipei: Student Books, 1996.
- Liao Guodong. *Weijin Yongwu Fu Yanjiu* (A Study of Object Chant Rhapsodies of the Wei-Jin Period).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90.
- [Liang] Liu Xie. *Wenxin diaoling* (*The Literary Mind and Carving of Dragons*). Jinan: Qilu Press, 1996.
- [Five Dynasties] Liu Xu. *Jiu Tangshu* (Old History of the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85.
- [Song] Ouyang Xiu & Song Qi. *Xin Tangshu* (A New History of the Ta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86.
- Xu Donghai. *Yuxin Shengping ji Fu Yanjiu* (A Study on Yu Xin's Life and Rhapsodies).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84.
- [Han] Yang Xiong. *Wuzi in Fay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 1992.